

【浮世绘】

不恕之悔

□孙葆元

在街上行走,不经意间碰到少年时的朋友景远篷,彼此惊喜。远篷的父亲与家父在同一所院校任教,交往颇深,父一辈,子一辈,算得世交。远篷告诉我,他刚搬到忠恕里,人到中年又结比邻,不亦乐乎。选了一个星期天到远篷家拜访,他家就住在忠恕里的一个偏院里,二老健在,而我父亲已经过世,不免唏嘘。因此敬景老师如同长辈。

远篷是个玩家,工作之余喜欢乒乓球,他的球技可不业余,我和他交过手,他不还手,只让我进攻,就打得我落花流水。问其何以练得如此球艺,原来他经常到省体育学院去,与省队球员过招,我哪是他的对手?他是陪我玩玩而已。远篷还是京剧票友,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少剑波的几段老生唱段唱得有板有眼。

几年以后,远篷的母亲到我家,与我母亲私语。半天后景母走了,母亲告诉我,远篷的妻子出轨了,勾引她的男人竟住在同里的另一个偏院里。我见过那位嫂子,很典雅的女人,也见过那个猥琐的小子,无论如何不能明白,依远篷家的经济条件和远篷的堂堂相貌,那小子都是无法匹敌的,怎么偏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?

两个月以后,远篷来找我,让我替他起草一份离婚诉讼状,

看来那事已经闹上公堂。他说,我要与谢思乔离婚。我一听就乐了:铜雀春深锁二乔,看来你一乔也锁不住啊!远篷倒平静,向我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:他业余时间除了出外练球,就是与票友唱戏,很少陪伴妻子。那时候电视是稀缺货,一是买不起,二是有钱也买不着。偏偏邻院那小子就自己安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引得全忠恕里四个偏院的邻居都去蹭电视看,谢思乔也去了,不知怎么就和那小子混得厮熟。做婆婆的看出了端倪,就与远篷说了,事情摊了牌,闹得不可收拾,走向了分手。远篷什么也不要,就要孩子,把一个家留给谢思乔。

我明白了事情的底细,试探地劝说,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?远篷愤愤地说,是她把路走绝了,还有什么留恋?我了解这对夫妻,他们曾经是一所学校的同学,分配工作又走向一个系统,就这样分手,置那一段情缘于何处?远篷没有选择宽恕。我遗憾地说,你把老婆玩丢了!远篷点点头,大概承认了自己的过失。

忠恕里的远篷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人生的珍贵在于筑家和护家,家是一个玻璃瓶,需两个人共同捧着,走向人生的终点,谁离经叛道地失手,那个瓶

子都会落到地上打碎。问题是总有人失手,这就构成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道学家们提出了“失节”说,读一读历代“失节”的案例,被指“失节”的都是女人,道学家把男人“失节”定义为背叛民族和国家的“大节”,在婚姻问题上却可放一马。他们不能宽恕妻子出轨,于是就有了“绿帽子”说。我的人生中曾遇到两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,少小时童言无忌,我的一位同学就经常讲起他大妈和二妈的故事,毫不避讳家庭私密。心下便揣摩,他怎么会有两个妈?待到工作,单位一位同事也有两个妈,而且是亲姊妹同时嫁给一个男人,同事也毫不隐晦地讲两个妈掐架的是是非非。此时已经懂得了婚姻家庭的道德规范,心下仍然困惑:两个女人怎能同时容得一个男人,而天下窃笑却不指责?倘若某人说他同时拥有两个父亲,一定会被世人嗤笑。直到读了恩格斯的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,才明白,婚姻的最初是属于感情的,发展下去却成为经济的婚姻。几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接纳,那是旧式家庭经济模式的结果。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,我们看到女人对丈夫出轨的反抗,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。此时的婚姻已经演变成

道德的婚姻,经济的婚姻退居次席。一个人的婚姻道德问题在社交圈是讳莫如深的话题,却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主题,那些后官戏,哪一个不是讲述这样的问题?暴露、展览,借古人之躯,抒今人之憾,无非是宣泄私欲和争夺权力。

这些问题关联着、交错着,错综复杂。谢思乔无路可退,还是嫁给了那小子,与他一起搬离了忠恕里。远篷经人介绍又婚,娶了一位未出嫁的老姑娘。这是几年以后的事。一天,路过忠恕里,见远篷抱一个婴儿,遂走过去寒暄,这是他的小儿子,我怎么都看都像他的孙子。人之痛楚,不便取笑。

又过了十年,远篷与我去洽谈一个项目,在车上闲聊,他告诉我,他碰到思乔了,思乔拉住他聊了很长时间。告诉他,自己过得并不好,那小子控制着她,拿走了她的工资卡,连零花钱都管得严严的,还经常打骂她。思乔向久别的远篷敞开了心扉。

远篷说话很慢,几次哽咽。所有的路走错了,都能退回去,唯独这条路是无法回头的。我再一次想到忠恕里,那个“恕”字做起来何其艰难?人生之恕,我们理解多少?恕的宽度和底线,我们拒绝了多少?容纳了多少?

【闲情记】

故乡的野菜

□冯磊

1924年2月,作家周作人完成了散文《故乡的野菜》。在文章中,知堂先生共提到了6种江南的野菜,它们是荠菜、马兰头、鼠曲草、紫云英、杜鹃、蒲公英。此外他还提到,黄花麦果(鼠曲草)在日本被唤作“御形”,与荠菜同为“春天七草”之一。

所谓“春天七草”,指的是水芹、荠菜、鼠曲草、繁缕、宝盖草、芜菁、萝卜。在某些地方(不知日本是否也如此),正月里将这几种野草切碎,放进稀饭,吃到肚子里去,人们认为可以辟邪。

我反复斟酌,以为这应该是江南的旧俗吧。长江以北,正月里仍然天寒地冻。在打春比较晚的年份,瘦山冻水是找不到这些野生植物的踪迹的。即使有也小得很,上不得餐桌。

韩愈在《早春呈十八员外》里说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他应该是一个胃口清淡的人,他笔下的皇都、天街,指的都是长安。长安如此,其他江北地区也热闹不到哪里

去。早春二月,小草刚刚泛绿,大地一片青绿,是盛不到碗里,也吃不到嘴里去的。

在文章中,周作人写道: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,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这观念,在我是无法接受的。我所理解的人生就像放风筝,漂泊在外的游子就是天上翻飞的纸鸢,下面手里拿着线团的人脚下所踩踏的大地才是风筝的故乡。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,此后长期在北京生活,他大概是将北京看做了自己的故乡吧!但在很多人眼里,居所确



乎是不能视为故乡的。

我的故乡在鲁南。我所识得的野菜,大抵是不能入口的。能够入口的,或者我自己曾经吃过的,为数实在不多。山东人吃的马蜂菜(马齿苋)、香椿、灰灰菜、荠菜、槐芽、七七芽、银银菜、榆钱、槐花,似乎都应归为野菜的范畴。但除此之外的一些野草,又似乎不能不提,比如说白茅、白蒿、艾草、蒲公英、米团子、羊耳朵棵、葎草(拉皮草)、合欢花、牛筋草(蟋蟀草)等等,也无一例外都是土著。千百年来,这些野

草生于斯长于斯,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幻,它们才是本地的主人。

春天到了,到野外去散步,透透气,同时不妨认认野菜,看看自己还叫得出哪些故旧的名字——它们都是老朋友,将来除了植物学家,恐怕很少有孩子还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了。甚至,即使是植物学家也未必能够叫得出它们的诨号。

米团子,是那种有着小小香气的草团子,开着不起眼的小花,她是野草中的美娇娘;银银菜,是乡村的美味,经常与玉米粥一起熬煮,口味绝佳;蒺藜,野草中的杂文家,总是提醒你旅途的艰难;蒲公英,大地上随处可见的WIFI,总是不吝于向四方传递花的信息。

走在乡村的田埂上,脚下软绵绵的。每前进一步,都会留下浅浅的脚印。关于野草或野菜的那些传说,就像大地上的其他传说一样,随着乡村的日渐掏空,一切都像是遥远的童话,将沉睡在文字的丛林里,永不再见。

【在人间】

物我相融的气场

□牟民

回乡下老家伺候耄耋之年的父母,常常被孩子似的父母弄得哭笑不得,可过后细细品味,父母的反常举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。

自过了90岁后,父亲因为小脑萎缩、双腿关节疼痛,基本不到街面上去了。每天早晨起来,母亲帮他穿好衣服,喝一杯温开水,然后喝一勺热水冲开的蜂蜜,拄着自己的拐杖,坐在炕下的凳子上,等母亲气喘吁吁地叠好铺盖,帮他洗刷一番假牙,戴上,再给他洗脸,嘱咐他到院子里小便。然后,去院子东井边的水盆里洗手,蹒跚着回家。他的双脚抬不起来,拖着地面走,碰到凹凸地方,身子一歪,真怕他摔倒了。活动量小,消化慢。我们吃饭,父亲不吃,说是胃里满满的,吃不下去。他上炕,倚着东墙叠叠好的铺盖,半闭了眼睛。等到八点半,父亲起身坐在炕沿边,靠着右面的小衣柜,正襟危坐地说,给我弄饭吃吧!

母亲赶紧给父亲煎两个鸡蛋,端上早已热好的牛奶、一碟熟的肉类食品。父亲左臂伤残,

右手正好守着端来的饭菜,撩起来方便。吃完了饭,停上半个小时,催父亲吃药。之后,他又回到炕上倚着被子迷糊。这时,我会把父亲推醒,大声说,到院子里走走吧?这样老躺着,好人也躺坏了。父亲耳聋,即便听见他也不理我,又闭了眼睛睡过去。

有一天,父亲过门槛时,左脚被绊了一下,身子一歪,磕在炕沿上。亏得个子高,右手撑住了身子。母亲说,你的腿抬不起来了,把门槛锯了吧?母亲用手指一指门槛。父亲忽然举起拐杖说,你敢锯,四五十年了,走习惯了,你锯啥?母亲不再说了。过了几天,他出去小便,又一次被门槛绊倒了。亏了母亲在锅灶那儿烧火,旁边有个盛草的大篓子,父亲扑过去,被草篓子垫了一下,嘴没啃地,手没磕伤。可他歪过身子,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他的双腿支撑不起身子,他的左臂伤残,一只胳膊起不了作用。母亲没能力拉起他,等我赶回家,又找了一个邻居,才将父亲搀起来。母亲大声骂他:叫你锯了门槛,你不依,等磕死你。

我立即拿过刀锯,弯腰对着

门槛下手。父亲在炕上吼我一声,干啥,别锯!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,再让门槛磕你吗?他摆摆手说,不会,我慢慢走。这可是咱村老木匠砍的房架,结实着呢。现在哪有?不准锯。我停了刀锯,门槛的南边已被我锯了五分之四。母亲对我说,等他睡了,你再锯。反正你爹脑子不好使,耳朵听不见。

父亲一会儿打起了瞌睡。我拿起刀锯赶快接着锯,刚一拉锯,父亲直起腰,喊着,你个小子,脑发昏了,不准锯!

我只好停了,有些惊异,明明他睡着了,耳朵又聋,可一动锯就惊醒了。怪哉!我只好打消了锯掉门槛的想法。可我心里又担忧,怕门槛再次绊倒他。

院子里有个早年的猪圈,我早几年想填平了栽上花。我把想法跟父亲说,他丧了脸说,留着猪圈碍你眼了。我说,留着没用,夏天有臭水,招苍蝇蚊子。父亲听了说,冬天好藏雪。除了护住门槛,父亲到院子里时总是四面观察,不忘瞅瞅猪圈,再望望天空,扫视一下房坡。然后才放心回屋。我疑问着,难道他小脑不

萎缩了?

东屋有六个泥打的纸瓢缸擦在一起,招满了蛛网,发出霉烂气息。我一手提着一个,放到猪圈边问母亲,扔了吧?母亲赶忙出来,抓过纸瓢缸说,这是我费老大事打的,丢了心疼。母亲一手一个又提了回去。

东屋里藏满了早年的大小筐篓、簸箕、铁水壶、煤油灯、梨筐、犁具等等,哪一样都有几十年历史了,占着地方没用处。我没事时偶尔去东屋,母亲精明地跟着我,嘴里说,这些东西跟了我和你爹半辈子,看看心里熨帖,你别给动哈!你爹不愿意。

我便彻底不动了。这个家的每一件物品,都有一个故事,父母的情感凝聚在里面,它们跟父母相融在一起,组合成了一个气场,你动一动,即便无声无息,也会惊动父母。这家里家外流动着老物件和父母的气息,你割裂谁都不行。

这老屋,陪伴父母走过了半个世纪,它们还将陪伴父母走下去。我怎能将一个完整的时空扯开道缝隙?想着,我好像也融在这暖暖的老屋里。